

[美国]罗伯特·克雷斯 著 孙艳 译

# 洛杉矶 安魂曲

译林出版社

L . A . R e q u i e m



# 洛杉矶安魂曲

[美国] 罗伯特·克雷斯 著 孙艳 译

L.A. REQUIE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杉矶安魂曲 / (美) 克雷斯 (Crais, R.) 著; 孙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9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L. A. Requiem  
ISBN 7-80657-779-3

I. 洛... II. ①克... ②孙...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939 号

L. A. REQUIEM

Copyright © 1999 by Robert Cra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Priest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04 by Yilin Press

经作者授权, Aaron Priest Literary Agency 和 Amer-Asia Books, Inc. 代理, 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登记号 图字: 10-1999-127号

书 名 洛杉矶安魂曲  
作 者 [美国] 罗伯特·克雷斯  
译 者 孙 艳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4  
字 数 318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79-3/I·572  
定 价 (精装本) 23.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魔鬼与天使的艺术重叠

## ——代译序

韩忠华

罗伯特·克雷斯是美国近几年脱颖而出的一位畅销侦探小说家。刚刚崭露头角之时,他便以获奖电视剧本《洛杉矶法律》和《希尔街蓝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风格成熟之后,他更是成绩斐然。小说《飘落》和《猴子的雨衣》均获美国当年爱伦坡奖年度最佳推理小说的提名。《洛杉矶安魂曲》荣获美国推理小说独立售书商联合会授予的2000年度“戴里斯奖”(Dilys Award),并问鼎国际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达希尔·哈密特奖”(Dashiell Hammett Award)。

在克雷斯创作的“柯尔侦探”系列中,《洛杉矶安魂曲》是他“最为雄心勃勃”的一部作品。该书“开创了推理小说的新境界”,以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形式表达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主题:荣誉、友谊、正义、爱情和个性主义,并在创作上借鉴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手法。这既是一本“绝对令人愉悦的通俗小说”,又是一本“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克雷斯突破了以往侦探小说的一贯模式,不再满足于悬念的堆砌、令人目不暇接的场景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他力图使读者在一番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后,掩卷沉思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书中,他揭露了洛杉矶警方的内幕,将形形色色的警察从上至下、从里到外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大部分的篇幅描绘了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人物——派克,以及他正直、沉静、嫉恶如仇的性格。

个性主义是贯穿美国文学史的一个核心主题。爱默生(1803—

1882)在《论美国学者》中明确提出了美国个性主义的概念：“这一时代的另一特征……就是对于个人的全新的重视。每一事物都把个人隔绝开——固有的尊重像屏障把他团团围住。这样，每个人都会觉得世界是他的，人与人之间应像主权国与主权国之间一样以礼相待——以此实现真正的联合与伟大。……如果有一样训导值得他聆听，那就是：世界为无物，个人才是一切；在你心中蕴藏着自然界的所有法则；……在你心中沉睡着‘理性’的全部内容；应由你去认识一切，由你去面对一切。”美国文学中屡屡浮现出这种孑然独立、自我求善的个性主义精神的化身：梅尔维尔(1819—1891)笔下的伊什梅尔(《白鲸》)；马克·吐温(1835—1910)的哈克贝里·芬(《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詹姆士(1843—1916)的伊莎贝尔(《贵妇人画像》)；德莱塞(1871—1945)的嘉莉妹妹(《嘉莉妹妹》)；海明威(1899—1961)的亨利中尉(《永别了，武器》)等等。剥去这些人物品色各异的外衣，其内核都是同一形象：一个凛然孑立、壮志满怀的拓荒者，一个独行侠，一个浪漫的个体。

在《洛杉矶安魂曲》中，派克就是这种个性主义的化身。他的墨镜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把他和周围的人隔绝开。他关上心灵的窗口，不让别人窥视他的内心活动。他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一切感情都深埋在他的内心。他的爱恨与常人一样强烈，但他冷若冰霜的外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墨镜掩盖了任何感情的流露，让它安然隐在内心的深处。痛苦、耻辱、狂热的爱，用他自己的话说，都被“折叠起来，放进小盒子，再把盒子安放在楼梯底下的一个厚实的橡木箱里”。他喜欢身处树林，感受大自然的召唤，仿佛梭罗在华尔腾湖边领悟上帝赋予人的理性。他独自面对一切，也有信心征服一切。他如此确定，如此安然，如此自信，不留丝毫怀疑的余地。无论来者为何，他都能应付自如；无论问题多大，他都会化险为夷。

然而，这种魅力四射、西部牛仔式的独行侠却存在一个致命的

弱点,那就是道德取向。他隐在狭小的个人世界里,不受外界影响。他必须蔑视成规,决不因循守旧,在不断的实践中去发掘“与生俱来”的善性。可是,这一切的实现是以“人性本善”为基础的。对于魔鬼的后代来说,个性主义的发展则意味着灾难。爱默生当年如痴如狂地倡导个性主义,在他的眼中,“惟一正确的事就是顺应我本性的事,惟一错误的事就是违背我本性的事”,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众人心目中向往的“新世界”——人类全新的开端。美国人以及欧洲的开明人士都真心相信:在新大陆,人们可以摆脱封建社会那些伪善、令人窒息的陈腐观念,去自由发展人类被压抑的纯真天性。在这个等级观念淡薄的全新社会里,人人都可以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财富,就像在天堂里一样,“所以人人都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洛杉矶的字面含义“天使之城”便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愿望。

其性本善也罢,其性不善又如何?霍桑和梅尔维尔等许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了个性主义发展的另一面:邪恶的肆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物质繁荣滋生了奢靡、暴力和腐败的社会风气,加之人们对战争的幻灭,昔日拓荒者的豪情壮志已经失去了它一个世纪以前的光辉,但是,“反传统”的个性主义却愈演愈烈。从标新立异的“迷惘的一代”到反正统文化、浪迹于社会底层的“垮掉的一代”,美国青年的行为越来越怪诞,如火如荼的个性主义已然横扫一切。当一切成规都被推翻,旧的道德体制被全盘否定之后,新的道德观势必会失去依附,显得空泛而盲目,也助长了道德的沦丧,以至于自由撰稿人阿尔博(Dr. Keith Albow)不禁感叹:“有些越轨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为人生进入新阶段而举行的仪式’:念大学时,偷尝违禁毒品;人到中年,就有了婚外情;年龄越增长,不知怎的就变得越是愤世嫉俗。”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米契纳(James A. Michener)在听到“伦理不管用”的论调后,拍案而起。他写道:“价值观念是国家赖以自治的感情法则。价值观念概括了

社会借以组织和自治的、长期积累的民间智慧。价值观念提醒个人必须遵守命令,以便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章可循,有义可从。抛弃了价值观念,国家、社会、个人势必坠入地狱,万劫不复。”

派克是一个忠于职守、刚正不阿、为了爱宁愿独自承担罪责的好警察,他是在仁慈和残酷合而为一、爱与憎难以分辨的环境中长大的。在派克身上,读者看到了正义、善良和勇敢。

《推销员之死》的作者阿瑟·米勒在自传中写道:“我的作品,很多是在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归属——人生究竟有没有根?在今天的社会中,家庭已分崩离析,而人们的一生也在不断的迁徙之中。我们现代人之所以焦躁不安,无所归属可能是一个因素。”的确,美国个性主义的发展让民众摆脱了成规的束缚,可是也让他们失去了归属感,不知何为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念。《洛杉矶安魂曲》中出现的连环杀手就是一个以社会和个人为谋杀对象的恶魔,是暴力的信徒。

《洛杉矶安魂曲》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影响。克雷斯在整个故事的编排上采取了明暗双线并进的结构,摆脱了钟表时间和物理空间的束缚。明线一目了然;暗线的表层结构看似杂乱无章,实则隐伏着一种坚实严谨、完美和谐而又耐人寻味的深层结构。在叙述形式上,克雷斯采用了视角转换、内心独白、意识流、时空跳跃等现代主义手法。视角转换是现代主义向电影借鉴的一种表现手法。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时而叙述主人公柯尔,时而转到别的人物身上,中间不作过渡性的交待。叙述人称也不断变化,第一、二、三人称之间交互换用,拓宽了读者的视野。

克雷斯遵循“以人物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将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提示人物的内心真实,以此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又汲取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的养分,适当运用了语言能够创造出的意境,但又不像托马斯·品钦的小说《V》那样艰深晦涩。克雷斯用语言营造出的意境还是比较容易解读的。

《洛杉矶安魂曲》这个题目就是打开这个特定世界的钥匙。从字面来解释,它的意思是“天使之城的挽歌”,它是美国个性主义的挽歌,是“新世界”的挽歌。在物质极其丰富的美国,个性主义发展到今日,已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克雷斯悲叹都市丛林的文化:“一千一百万。那意味着什么呢?在好莱坞大牌子下被强奸的姑娘不是你的姐妹,在被鲜血染红的池中仰着的小伙子也不是你的儿子……”人们躲在自己的茧壳里,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漠不关心,殊不知自己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曾经说过,成功的小说“除了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别的任何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些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这些感情正是《洛杉矶安魂曲》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

2001年3月



# 引子

## 岛民棕榈汽车旅馆

发动机轰轰地空转着，空调嗡嗡地开到最低挡，对讲机里啪啪地响着用密码呼叫其他分队的声音。在这些杂音的干扰下，身穿制服的洛杉矶警官乔·派克还是能听到广播里的班达乐<sup>①</sup>。

一群街头的拉美小姐凑在拱廊外冲着他傻笑，相互间交头接耳说着一些让她们自己脸红的事。矮胖的棕色人从萨卡特卡斯<sup>②</sup>偷越国境来此，漫无目的地走在人行道上，一面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一面聆听见多识广的拉美前辈告诉他们：在西区的索特拉可以找到零工，给三十块现钱一天，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在这儿，在森塞特西边的兰帕特区，危地马拉人和尼加拉瓜人与萨尔瓦多人和墨西哥侨民混杂在一块儿，挤在人行道上，煮成了一锅麦加汤<sup>③</sup>。空气中弥漫着爱普左<sup>④</sup>的味道，甚至在这辆散发着馊味的警车里也不例外。

派克注视着那群街头小姐像水一样分开，闪出一条道，这时，他的搭档匆匆走出拱廊。埃布尔·沃兹尼亚克是一个身材粗壮的

---

① 由细弦和铜鼓等乐器演奏的一种墨西哥舞蹈音乐。

② 墨西哥中部城市。

③ 一种墨西哥汤。

④ 墨西哥烹饪中的香料。

人，四方头，有一双浑浊不清的蓝灰色的眼睛。沃兹尼亚克比派克大二十岁，也在街上多呆了二十年。当初，他是派克见过的最优秀的警察，如今，沃兹尼亚克的眼里闪烁着紧张的神色。他们一起开车执行警务有两年了，那双眼睛以前不是这样的。派克感到很遗憾，但也无可奈何。

尤其是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拉莫娜·安·埃斯科瓦尔。

沃兹尼亚克猛地侧身上车坐到方向盘后，由于座位的原因又调整了一下枪的位置。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他心急火燎地就要开车。他的线人搞到了消息。

“德维尔住在岛民棕榈汽车旅馆。”

“德维尔带着那女孩吗？”

“我的人注意到有一个小女孩，但不能肯定她现在是否还跟他在一起。”

沃兹尼亚克迅速发动了车，从路边向前冲了出去。他们没有启动密码三<sup>①</sup>，没开警灯，没鸣警笛。“岛民棕榈”在不到五个街区之外，这儿是紧靠森塞特南边的阿尔瓦拉多大街。干吗要发出通知呢？

“沃兹？德维尔会伤害她吗？”

“我跟你说过，像他这种该死的性变态最好让他脑袋吃颗枪子儿。”

现在是星期二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在九点二十分，一个叫拉莫娜·安·埃斯科瓦尔的七岁女孩在埃科公园出租明轮船的摊点附近玩耍，当时她的母亲——一个危地马拉裔合法移民——没太留意她，转过头去和朋友聊天。目击者最后看见拉莫娜很可能是同一个叫伦纳德·德维尔的人在一起，他是一个有名的恋童癖者，有人看见他三个月以来一直在埃科公园和麦克阿瑟公园活动。寻找

---

① 警队火速行动信号。

失踪女孩的派遣电话来了之后，沃兹尼亚克就开始发动他的街头线人。因为长期呆在街上，沃兹尼亚克认识每一个人，也知道该如何找到他们。他是不可多得的信息宝库，派克既尊重又钦佩他，更不想失去他。可直到现在派克还是帮不上忙。

派克目不转睛地盯着沃兹尼亚克，直到沃兹尼亚克再也沉不住气匆匆瞥了他一眼。他们离“岛民棕榈”只有四十秒的行程了。“哦，看在上帝的份上，怎么了？”

“现在还不算太晚，沃兹。”

沃兹尼亚克的眼光又回到了街上，他板着脸。“我现在告诉你，乔，别管这事。我不打算再谈了。”

“我说过的话是当真的。”

沃兹尼亚克抿了抿嘴唇。

“你还有保莉特和伊芙琳，得替她们着想。”

保莉特和伊芙琳是沃兹尼亚克的妻子和女儿。

那双浑浊的眼睛飞快地瞟向派克，像一片雷雨云砧，深不可测。

“我一直在替她们着想，派克。你大可放心。”

只短短的一瞬间，派克觉得沃兹尼亚克的眼睛湿润了。接着，沃兹尼亚克颤抖了一下，仿佛在抖落他的感情，然后指了指旅馆。

“就在那儿。现在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拿出警察的样儿来。”

“岛民棕榈”是一幢白色灰泥粉饰的肮脏建筑：两层铺着破地毯的楼梯，污迹斑斑的床铺，还有在洛杉矶这种地方都嫌俗陋的棕榈霓虹灯。整个旅馆成L形半环着一个狭窄的停车场。这儿的常客是按小时租房的妓女、妄想成为淫秽艺术家而来此拍摄“业余”录像的人，以及在找到新房东骗住之前暂时需要一个栖身之所的逃租房客。

派克跟着沃兹尼亚克进了经理室，经理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印

度斯坦人，眼睛泪汪汪的。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行行好，我不想惹麻烦。”

沃兹尼亚克先开了口。

“我们在找一个带着小女孩的男人。他叫伦纳德·德维尔，但他也可能用了别的名子。”

那印度人没听过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什么小女孩，但告诉他们有一个男人跟沃兹尼亚克描述的相貌相符，他住在二楼从L顶头数过来的第三间房里。

派克说：“要我向局里汇报吗？”

沃兹尼亚克没有回答，径自走出门，上了楼梯。派克当时想到应该回到车里去汇报，但又不能让搭档独自上楼，派克便跟了上去。

他们找到了第三个门，听了听，没有动静。窗帘已被人拉开。站在毫无遮掩的阳台上，派克觉得倒像是自己在受人监视。

沃兹尼亚克站在门把手那边，派克站在门轴这边。沃兹尼亚克砰砰地敲门，并且自报身份是洛杉矶警察。依乔的性格，他想成为第一个冲进去的人，但他们在两年前就已定下规矩。沃兹尼亚克开车，沃兹尼亚克先冲进去，沃兹尼亚克呼叫警局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比起派克区区三年的工作经验，二十二年理所当然地让他获得了这个主动权。他们已照此依法炮制了不下二百次。

等德维尔打开门，他们俩便把他往后推，沃兹尼亚克抢先一步冲了进去。

德维尔说：“嗨，这是干什么？”好像他以前从未受到搜查似的。

这房间又破烂又粗陋，走到底有一个壁橱、一间浴室。一张凌乱的双人床靠在墙边，像某种丑陋的祭坛。深红色的床罩上满是斑斑点点，已经磨光露白了，一个污点看上去像米老鼠。除了床，房间里只剩一个廉价的梳妆台，梳妆台的边缘满是烟头的烫痕和锋利的刀子留下的刻痕。沃兹尼亚克按住德维尔，派克清查浴室

和壁橱，寻找拉莫娜。

“她不在这儿。”

“有别的东西吗？衣服、皮包、牙刷？”

“什么也没有。”情况表明德维尔没住这儿，也没打算住这儿。这间房他派了别的用场。

沃兹尼亚克过去曾经两次逮捕德维尔，他说：“她在哪儿，莱尼<sup>①</sup>？”

“谁？嗨，我再也不干那种事了。别用老眼光看人，警官。”

“照相机在哪儿？”

德维尔摊开双手，挤出一丝紧张的微笑。“我没有照相机。我告诉你，我洗手不干了。”

伦纳德·德维尔身高五点八英尺，肉墩墩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皮肤像菠萝皮。他的头发整整齐齐向后梳起，扎了一根橡皮筋。派克知道德维尔在撒谎，他等着看沃兹如何行事。即使工作才三年，派克也知道恋童癖者本性难移。你可以逮捕他们，医治他们，规劝他们，管你用什么办法，可一旦你放他们回去，他们依然会去骚扰儿童，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沃兹尼亚克一只手抓住一个床脚，一用力把床掀翻了。德维尔吓得往后一跳，撞到派克身上，派克一把按住他。床底下，一个皱巴巴的旅行包舒适地躺在尘埃中。

沃兹尼亚克说：“莱尼，你跟他们一样蠢。”

“嗨，那不是我的。我跟那包没关系。”德维尔吓得汗如雨下。

沃兹尼亚克打开包，倒出一架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一打以上的胶卷，还有至少一百张儿童照片，从半裸到全裸，衣着多寡程度不一。这就是德维尔这种人的谋生之道，偷拍照片，然后再卖给其他性变态者。

---

① 伦纳德的昵称。

沃兹尼亚克用脚尖拨开照片，他的脸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深沉。派克无法从自己站的地方看清照片，但可以看见沃兹尼亚克额头青筋暴跳。他想，沃兹尼亚克肯定在想自己的女儿，但也许不是，他可能还在想着另外那件事。

派克用力捏着德维尔的胳膊。“小女孩在哪儿？拉莫娜·埃斯科瓦尔在哪儿？”

德维尔提高了嗓门。“那东西不是我的。我以前从没见过。”

沃兹尼亚克蹲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翻着那些照片。他拾起一张，凑到鼻子前。

“我还能闻到显影化学剂的味道。顶多是一小时前拍的。”

“那些东西不是我的！”

沃兹尼亚克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照片。派克还是看不见。

“她看上去五岁左右，相貌特征和他们描述的一样。漂亮的小女孩，天真烂漫。现在她再也不天真了。”

埃布尔·沃兹尼亚克站起来拔出枪。那是一把洛杉矶警局刚发的新式九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枪。

“如果你伤害那女孩，我他妈的就宰了你。”

乔说：“沃兹，我们必须呼叫局里。收起你的枪。”

沃兹尼亚克从派克身边走过去，一把抓起贝雷塔枪背，重重地打在德维尔的头侧，再把他像一袋垃圾一样扔到地上。

派克跳过去拦在他们中间，抓住沃兹尼亚克的双臂把他往后推。“打他又不能帮我们找到那女孩。”

然后，沃兹尼亚克的目光投向派克：双眸成了坚硬、骇人的小铆钉，黯淡的目光背后仿佛隐藏着什么。

两个警察上了楼梯后，经理法赫里德·阿布蒂就留神盯着，直到他们把那个金发男子推回房间。警察经常到他的汽车旅馆来逮妓女、嫖客和毒贩，法赫里德从没错过看热闹的机会。有一次，他

看见一个妓女伺候几个前来逮她的警察；又有一次，他看见三个警察合打一个强奸犯，直到那人的牙全给打掉了。总会有好戏可看。这比《幸运转盘》<sup>①</sup>还要精彩。

不过，行动要谨慎。

楼上的门一关，法赫里德就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如果走得太近，或让他们发现，警察就会发火。有一次，一名全副盔甲、带着大枪的特警队警察大发雷霆，把法赫里德的包头巾打到一坑汽车漏下的变速箱驱动油里。洗涤费高得惊人。

法赫里德还在楼梯上的时候，叫喊声就开始了。他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只知道话语里充满愤怒。他沿着二楼阳台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努力靠得更近一点，可刚挪到门口，叫喊声就停止了。他诅咒自己运气不好，以为已经错过了所有的好戏，可就在这时，突然从里面传出一声高叫，接着又是一声雷鸣般震耳欲聋的爆破声。

街上的行人止步张望。一个妇女指着声音传出的地方，一个正穿过停车场的男子跑了起来。

法赫里德的心怦怦直跳，因为连印度人都知道什么是枪声。他想金发男子可能死了，也可能是他杀了两名警察。

法赫里德听见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喂？”

没有动静。

“大家没事吧？”

还是没有动静。

也许他们从浴室的窗口跳到后面的巷子里去了。

法赫里德的掌心湿了，他满脑子的纷乱和恐惧让他想冲回自己的办公室，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可他却猛地把门推开了。

年纪轻的警察——那个戴着墨镜、脸上毫无表情的高个

---

① 美国一项很受欢迎的娱乐节目。

子——一个急转身对着他，一把硕大无比的左轮手枪瞄准了他。法赫里德那一刻以为自己死定了。

“求求你。别！”

年纪大的警察脸上已经开了花，血肉模糊，他的身上布满血迹。金发男子也死了，他脸上一层猩红。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溅红了。

“别！”

高个子警察的枪晃也没晃一下。法赫里德盯着他那无底的深色镜片，看见那副镜片也被血弄得模糊了。

“求求你！”

高个子警察扑到他那已经倒地的搭档身上，开始心肺复苏急救。

高个子头也没抬地说道：“打911。”

法赫里德·阿布蒂撒腿就向电话跑去。



# 第一部分